



山村梦魂

张幸福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山村梦魂

张幸福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山村梦魂 / 张幸福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059-8548-3

I. ①山…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1358 号

山村梦魂

作 者: 张幸福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复 审 人: 邓友女

责任编辑: 王小陶

责任校对: 师自运

封面设计: 苏海慧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682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wangxt@clapnet.cn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装 订: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00×1000 1/16

字 数: 410 千字 印 张: 22.5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8548-3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青涩初恋	1
第二章	爱情宿命	17
第三章	致富曙光	30
第四章	山谷惊魂	41
第五章	追回旧梦	50
第六章	抽刀断水	69
第七章	终成眷属	84
第八章	不测风云	100
第九章	尴尬窘迫	114
第十章	热情帮助	126
第十一章	旧梦难拾	138
第十二章	小心提防	152
第十三章	绝地抉择	171
第十四章	暗夜星光	182
第十五章	炸窑封井	194
第十六章	爱的生死	208
第十七章	灭顶之灾	220
第十八章	长夜难眠	236
第十九章	掂量再婚	249
第二十章	遭遇敲诈	259
第二十一章	否极泰来	268

第二十二章	县城相亲	278
第二十三章	身陷魔窟	292
第二十四章	挣脱魔网	301
第二十五章	回家过年	312
第二十六章	解开心结	323
第二十七章	寻找完美	334
第二十八章	收获美好	341
	写后语	352

第一章

青涩初恋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一个夏天。

湘中地区昭水县人民医院急诊病室，二十五六岁的赵彩云，此刻正处在昏迷中。自从送进医院，她已经昏迷了三天三夜。

病床旁，坐着一男一女。他们三十多岁年龄，面色黧黑，穿一身陈旧的劣等布料做的泛着白色汗渍痕迹的衣衫，让人看一眼便能判断出他俩的身份和地位——家境贫困的农民。他们是一对夫妻，男的叫赵大牛，是赵彩云的胞兄，女的叫郑晓蓉，是赵彩云的嫂子，也是赵彩云夫家的姐姐。

郑晓蓉望着昏迷不醒的赵彩云默然垂泪，一双眼已经红肿成两颗核桃。

赵大牛捧着自己的头，不断地唉声叹气。

赵彩云的嘴张了张，接着眼皮跳了几跳。

“彩云！彩云……”郑晓蓉惊喜地呼喊。

“水……水……”赵彩云双眼紧闭，嘴唇一张一翕，发出微弱的、含糊的声音。

赵大牛忽地站起，望着妹妹，满脸惊喜。

郑晓蓉碰一碰赵大牛的手臂说：“去倒水。”

“哎。”赵大牛答应一声，赶忙倒水。

郑晓蓉从丈夫手中接过茶杯，嘴边吹一吹，小心翼翼喂赵彩云。

赵彩云眼皮掀了掀，终于睁开了。

赵大牛捧住赵彩云的一只手，心疼地说：“妹妹，你终于醒了。”

“大哥，黑灯瞎火的，怎么不点灯！？”赵彩云喊道。

“这是大白天呀，你怎么啦？”郑晓蓉惊异地盯着赵彩云。

“我怎么看不见你们？我做噩梦了！……”赵彩云惊恐地喊叫。

赵大牛揪心地看着妹妹赵彩云，不知所措。

“你看着彩云，我去找医生。”郑晓蓉说完，立马跑出病室去找医师。

医师闻讯赶来：“别急，让我看看。”

赵彩云慢慢安定下来。

医师检查赵彩云的眼睛,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扬起一只手在赵彩云眼前晃晃,赵彩云毫无觉察。医师的脸色慢慢凝重起来。

赵彩云这时忆想起三天前那个晚上发生的一场灾难。

那原本是一个宁静、祥和、温馨的夜晚,但是,一个不幸,一种灾难,却突然发生了。赵彩云家的柴灶,因为丈夫粗心大意,柴草收拾不利落,被火灰中的暗火燎燃,慢慢引向柴灶旁的柴堆,火越燃越大,先有红亮的火光从小小的窗口映出,慢慢地,烈火燎向屋顶,长长的火焰犹如猛虎的舌头,舔向天空,通红的火光映红了四周的房舍。

“起火了!起火了……”赵彩云最先惊醒,她惊恐地喊叫,把丈夫摇醒,带着女儿芳芳跑出着火的房间。

“救火呀!我家着火了,大家快来救火呀……”郑和顺一边发疯似的扑火一边大喊大叫。

赵彩云也拼命地大声呼喊:“救火呀!我家着火了,大家快来救火呀……”

“郑和顺家着火了,大家快来救火呀……”村民们边呼喊边纷纷赶来救火。

倒向火海的水“滋滋”作响,火势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越燃越旺,灼人的热浪逼得人们一退再退。

房子眼看就要被大火吞没了,郑和顺突然想起厢房里还有三千多块钱,这可是全家十多年的积蓄!他一头扎进火海。

“和顺——危险!……”赵彩云揪心地喊着。

村民也纷纷呼喊:“郑和顺,危险,快出来!……”

当郑和顺手里攥着一把纸币,身上衣服好几处冒着火苗,雷神似的,踉踉跄跄冲到门口,“轰隆”一声,房顶烧塌了,一根冒着火舌的檩条从房顶塌下,重重砸在郑和顺的头上,郑和顺闷声倒下。几位年轻人用水浇湿衣服,冒着危险,将郑和顺从火海里抢了出来。郑和顺的头被木料砸裂了四寸长的口子,颅骨凹陷,殷红的血和白生生的脑浆从伤口汩汩流出。

郑和顺当场死亡。

一夜间,刚刚活蹦乱跳的亲人,转眼阴阳相隔;刚才还好端端的房子,转眼化为灰尘。这巨大的灾难和悲痛,身怀六甲的赵彩云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了。她发疯似的扑到郑和顺的身上,哭着、喊着、滚着。

突然,赵彩云哭不出声音了,她双手极其痛苦地捂住腹部,脸色白纸般惨白,豆大的汗珠一粒粒从脸上往下涔涔滚落,殷红的血沿赵彩云裤管往下流

淌。一会儿工夫,地面上就汪了一摊殷红的血水。

赵彩云流产大出血!

乡亲们立刻将赵彩云送往医院抢救。

赵彩云情绪突然失控,在病床上滚动着,头碰撞着墙壁,号啕痛哭:“郑和顺,你死得好惨啊——天啊,我的家没了,我今后怎么生活啊,郑和顺,你千万不能撒下我一个人走了……”

赵大牛使劲抱住赵彩云,流着泪劝道:“妹妹,人死不能复生,你别再伤心了,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别这样了,我的妹妹啊,家里还有孩子要你照顾……”郑晓蓉抱住赵彩云头部,哭着劝说。

医师劝解赵彩云说:“你刚脱离了生命危险,身子虚弱,不能这样激动。”

赵彩云听不进任何人的劝慰,房屋燃烧、丈夫惨死的画面在脑海里电影镜头似的不断晃动,剧烈地刺激着她的神经。她发疯般胡乱挣扎着。她的哭声尖锐刺耳,令人心悸,令人心酸。

一名汉子推门闯了进来。

这汉子二十七八岁年纪,高高的个子,身材魁梧,一张紫红色的四方脸,粗黑的浓眉,一双大眼炯炯有神,鼻子高直,嘴略微有些阔,络腮胡收拾得利利索索,整个人很精神的,浑身上下透出一股英武之气,他叫章玉德。

汉子左手拎满满一网袋礼品,右手拿着一束花朵细小、颜色淡紫的、柄端用红绳扎了的苦楝花。

这汉子扔掉手上的东西,冲上前,张开双臂钳住赵彩云:“彩云!彩云!赵彩云……”

多么熟悉的声音!多么有力的双臂呵!

赵彩云被点了穴似的,泥塑般僵在那汉子强有力的臂弯里。

刚才喧嚣的病房,此刻出奇的寂静,静得能听得清人们每一声轻微的呼吸。

“玉德哥!……”赵彩云一头扎进章玉德的怀里,放声大哭。

章玉德轻声劝慰赵彩云:“彩云,别哭,要坚强!哭,没有用!”

“郑和顺烧死了,房子烧光了,家没有了,我的眼睛看不见了,天哪,我今后该怎么办?呜呜呜……”赵彩云伏在章玉德怀里伤心地哭泣,双肩不停地抖动。

“你的眼睛看不见了?”章玉德大吃一惊。

赵彩云呜咽着说:“是啊,玉德哥,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玉德哥,我赵彩

云前世做了什么孽，今生今世要遭受这样的罪，呜呜呜……”

“彩云，别哭，也别激动，好好休息一会儿，我去问问医生。”章玉德扶赵彩云躺下。

赵彩云犹如一只温驯的羔羊，十分顺从章玉德。

章玉德为赵彩云掖好被子，转身问医师：“医生，赵彩云的眼睛？……”

医师招招手，指指门外。

医生办公室里，医师对章玉德说：“根据我的检查，病人的眼睛并没有受损伤，很可能是流产引发大量失血，导致视网神经萎缩。我这种推测是否正确，需要到省级大医院确诊，我建议马上转院。”

“这病能治好吗？”章玉德急切地问。

“希望不大。”陈医师坦率地说。

章玉德的心立刻沉了下去，他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回到病室，坐在赵彩云床头说：“彩云，你需要转到省医院确诊治疗。今天就转院！”

赵彩云从章玉德的话语里听出了自己病情的严重性。

到省医院治病需要很大一笔钱，那一场大火，家已经烧得精光，哥哥嫂嫂家也很贫穷，我拿什么治病？

赵彩云痛苦地摇摇头。

赵大牛夫妇愁眉不展，没有立刻附和章玉德的意见。赵大牛夫妇很爱这个苦命的妹妹，但他们手头拮据，没钱怎么转院？

“我们需要回家凑钱。”赵大牛苦着脸说。

郑晓蓉哭着附和：“是啊，我们身上没多少钱。”

赵彩云说：“哥，嫂，别去凑钱了，我不去省医院。”

“那怎么行！”章玉德从包里摸出一叠钱递给赵大牛：“这是 5000 元，先拿去给彩云转院吧。”

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这 5000 元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玉德哥，我不能要你的钱。”赵彩云大声拒绝着。

“彩云——”章玉德拉住赵彩云的双手，动情地说：“你难道计较我这点钱？彩云，你……你难道忘了我出走赵章前的那一个晚上？”

赵章村的男子主要是赵姓和章姓，村子由此而得名。

赵彩云和章玉德是赵章村人。八年前，他俩曾是一对青梅竹马，情深似海的恋人。他俩恋情初吐的那年，赵彩云 17 岁，章玉德 20 岁。

那是一个楝树花放的季节。

那天上午，艳阳高照。章玉德和赵彩云在鸡鸣山上用竹篮子搂好满满一

担枞树金黄的落叶后，颤悠悠往回挑。走到半山腰上的清水塘，他俩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浹背。他俩放下柴担，在那两株叶儿碧绿如玉，树冠如盖的楝树下席地休憩。

头顶上，楝花在风里摇曳轻歌；山坡上，麦苗惠风里碧波起伏。

章玉德敞开怀，捞起衣衫的一角揩着满头满脸的汗水。

赵彩云拿出一块碎花细纱的手帕，揩脸上的汗水，然后摇动手帕，扇着风。

山脚下那条蜿蜒逼仄的山路上，迤迤走来一行接亲的队伍，前面的人群抬着贴了红纸黑字“囍”字的大件家具，中间的人群挑着被铺等小件嫁妆，后面跟着一群穿得焕然一新的男女老少。

“玉德哥，那是春香出嫁。”赵彩云指着山下那些行人说。

“嗯。”章玉德往那群人望去。

赵彩云说：“玉德哥，听说春香另有心上人，可父母贪图彩礼，硬逼着她嫁给眼下这位驼背……”

“他们的感情可深哪，听说他们还同过床。”章玉德说。

赵彩云羞红了脸，低下头，小声说：“他们的父母真狠心。”

“是啊。”章玉德望着接亲的队伍说。

章春香模样俊俏，很像样板戏里李铁梅，是赵章村的第一美女。她能歌善舞，是大队宣传队里的台柱子。赵涌波也是大队宣传队里的台柱子，人长得俊秀，音域宽广优美，演技精湛，写作水平也高，编个小节目什么的，信手拈来。在宣传队里，赵涌波和章春香经常饰演男女主角，一来二去，这对俊男美女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养女莫嫁赵章村
桶水要洗五代人
一根红薯早晚分
中餐还得吃草根

这首民谣虽然极其夸张，但十分形象地说明了赵章村的干旱、贫穷、落后。这里的男青年找对象十分困难，“自由恋爱”“婚姻自主”无异痴人梦话。在这里，家中略有积蓄，只要舍得彩礼，“癞蛤蟆”也能吃上“天鹅肉”。没钱的：有女就对“扁担亲”（换亲），没女，又没有钱，是个白马王子，也只能“全家捆绑双腿上，婆娘崽女是自己”——打单身了。

章春香爸妈膝下一女二男，家境也不好。章春香长得美丽动人，她爸认

为奇货可居,想让章春香嫁个有钱人家,狠狠捞一笔彩礼,为两个儿子娶亲。赵涌波虽然人帅,家却穷得叮当响。章春香爸听说女儿和赵涌波自由恋爱了,火冒三丈,他把章春香抓回家,“扁担”“荆条”好好招待一顿,然后锁牢家里。打着灯笼挑婆家,强迫章春香嫁给了这位驼背。

鲜花插在牛屎上,
乌鸦崽子配凤凰,
穿金戴银有什么用,
金银不是如意郎。

章玉德感叹地唱起这首山歌。

赵彩云同情地说:“玉德哥,春香姐的命真苦。”

“彩云,这哪是命苦,只怪我们这地方太穷了。”

“玉德哥,如果我们生长在大城市里那该多好啊!”

“如果我们这儿有金矿,我们就更好了。”

赵彩云苦笑着摇摇头说:“苦地方就是苦地方,玉德哥,我们别瞎想了。”

于是他们沉默了,望着迎亲的队伍向山外走去,在视野里缓缓消失……

一阵微风吹过,几朵楝花被风儿拂下,缓悠悠飘落。

赵彩云双手接住一朵花儿,捧到鼻前嗅嗅:“这花不香。”

“不香,它的叶、皮和果实还很苦呐。”

“所以叫它苦楝树。”

“不,这是因为一个传说。”

章玉德给赵彩云讲起了苦楝树的传说:

很久以前,有个孤孩名叫苦郎,依靠打猎谋生。十八岁那年,苦郎娶了一位容貌秀丽,名叫莲妹的姑娘为妻。夫妻俩相亲相爱,日子过得甜蜜红火。

五月的一天,一个魔鬼路过,看见容貌秀丽的莲妹在溪旁洗衣,魔鬼便去抢掠。莲妹拼死反抗,但怎么奈何得了魔鬼,她只是大声哭喊苦郎救她。

打猎回家的苦郎听到了妻子的哭喊声。手持双斧,愤怒地追赶魔鬼,他要救回妻子。跋山涉水,追了三天三夜,在魔鬼的洞穴里,苦郎终于追上魔鬼,他挥舞双斧和魔鬼搏斗了一天一夜,最后在莲妹的帮助下,终于杀死了魔鬼。可是魔鬼的黑血越流越多,转眼就要涨满了洞穴。

苦郎拉着莲妹往外飞跑,刚刚跑出洞口,黑水就喷了出来。草木沾上黑

水立刻枯死，百花沾上黑水立刻凋谢……黑水流啊流，流向了土地，土地里的庄稼沾上黑水立刻枯萎。

不能让黑水祸害人们，苦郎和莲妹赶忙搬一块巨大的岩石去堵，黑水堵住了，却弄湿了苦郎和莲妹全身，苦郎和莲妹因此被毒死了。

山崩了，地裂了，苦郎和莲妹的尸骨不见了，洞口长出了两株小树。小树越长越大，越长越高。人们从苦郎莲妹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叫它“苦莲树”，现在叫别了，成了苦楝树。

听完了苦楝树的传说，赵彩云感动得泪水盈眶。

章玉德看赵彩云发呆。他觉得，赵彩云哭的模样很惹人怜爱。

此刻，这个世界很静，只有鸟们多情地啁啾，只有阳光透过翠绿的楝叶，绘成无数心的形状，映照在章玉德和赵彩云的身上。

“玉德哥……”沉默了许久，赵彩云叫了声章玉德，那桃花般秀美的脸，突地红了，仿佛红绸的颜色，一双手不停地摆弄着手帕。

“彩云，什么事？”章玉德问。

“玉德哥，你……你有了……心上人吗？”赵彩云说完，脸更红了，头埋得更低。

“我……”章玉德愣了，他习惯性地用右手揉搓着自己的右耳垂，想半晌也没回答，只是反问赵彩云，“你呢？”

“我……我问你！”

“我……没有……”章玉德使劲地用右手揉搓着自己的右耳垂，结结巴巴地说。

“没有？”赵彩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满脸都是失望。

“但我……我……喜欢一个人……”章玉德说完，捞起衣衫的一角，低头揩那本不应该流出的汗水。

“谁！？”赵彩云好紧张。

“你！”

“你坏！你坏……”赵彩云娇羞地扬起双手捶打章玉德，但她的心好甜哟。

“彩云，你不喜欢我！？”章玉德慌了，捉住赵彩云的双手有些难过地问。

“我……我……”赵彩云慌乱了，忙将头扭向一旁，轻轻地说，“我喜欢你！”

“嘿嘿嘿……”章玉德好高兴，满脸都是灿烂的笑意。

“玉德哥……”赵彩云像一头小鹿扎入章玉德怀里。

“彩妹……”章玉德紧紧地搂着赵彩云。

于是，两颗初恋的心，就像两块冰块融化，交融在一起，分不出你和我。

许久，赵彩云才抬起头来，脉脉含情地望着章玉德：“玉德哥，我和你要像苦郎和莲妹那样，生生死死不分离！”

“我们生生死死永远在一起！”章玉德激动地说，双手不停地抚弄赵彩云的秀发。

“玉德哥，你托人给我爸妈提亲吧！”

“我们赵章是个苦地方，我没有父母兄弟，孤身一人，家里比涌波家还要穷，你爸爸妈妈会同意？”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你，我哪能活到今天，我爸爸妈妈一定会答应你的。”

赵彩云十二岁那年的夏季，大暴雨连续下了三天三夜，把赵章村所有的池塘，破天荒地储满了水。个别地段还漫溢。大雨初歇的那天下午，赵彩云挎着一篮子猪草去屋前的池塘洗，池塘坝基湿滑。赵彩云一不小心连人带篮子跌进了池塘。赵彩云不会水，眼看就要沉入池底。恰好章玉德从塘边经过，他跳进池塘，把赵彩云救上了岸。

“你爸爸妈妈会答应？”章玉德担心着，因为他家太穷了。

赵彩云十分坚定地说：“怎么不会？我爸妈老是夸你。”

“真的？”章玉德惊喜万分。

“不相信就算了。”赵彩云十分生气，身子扭向一旁，不理睬章玉德。

章玉德将赵彩云的身子扳过来，面对着自己，赔着小心说：“我相信，我相信还不行吗？”

赵彩云看着章玉德紧张兮兮的样子，扑哧笑了。

章玉德说：“你看你，一会儿绷脸一会儿笑，真叫人琢磨不透。”

“谁叫你不相信我。”赵彩云又撅嘴了。

章玉德说：“我现在相信还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赵彩云赌气说。

章玉德问：“那……你要我怎么样？”

赵彩云歪着头想着，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章玉德说：“好了，你别闹了。彩云，你告诉我，你爸妈是怎么夸我的？”

赵彩云扬着头说：“你想得美，我不告诉你。”

“说嘛。”

“偏不说。”

章玉德息事宁人地说：“得得得，你不说就不说。”

赵彩云斜着眼看着章玉德，从鼻子里重重地哼一声。

章玉德换个话题说：“彩云，我家里很穷，你不怕跟着我受苦。”

“只要真心相爱，穷，怕什么，我们可以改变它呀。”赵彩云说。

听了赵彩云这一番表白，章玉德感动万分。他热血沸腾，再一次紧紧地抱住赵彩云。赵彩云也幸福地紧紧地搂住章玉德。

树冠上，那些知了在不知趣地鸣唱。

许久，赵彩云从章玉德怀里抬起头说：“有人来了。”

章玉德立刻松开赵彩云，惶恐地四下里张望。

“嘻嘻嘻。”赵彩云顽皮地笑着。

章玉德责怪地看着赵彩云说：“你呀，不怕吓死我！？”

赵彩云讥笑着说：“哧哧，胆小鬼。”

“看你坏！”章玉德挠赵彩云胳肢。

“嘻嘻嘻……”赵彩云笑着、跑着、躲闪着。

“看你坏！我一定要追上你。”章玉德不依不饶，在后面紧紧地追着。

不到 50 米，章玉德就追上了赵彩云，他挠着赵云云的胳肢，赵彩云笑得喘不过气来。

这时，对面山岗上飘来老叫花赵得远粗放的山歌：

扁担压得两头翘，
百斤重担肩上挑。
羊肠小道脚板翻，
一路山歌喂喂叫。

章玉德立刻住了手，担心地说：“彩云，我们被得远叔看见了。”

赵彩云不笑了，她用手指梳理几下自己的头发，扯扯自己的衣服，一本正经地站立着，然后往对面山岗搜索。

对面山岗满是三四尺高的麦子、一人多高的苞谷和高粱苗秆。

赵彩云说：“看不见呀，得远叔也许没有看见我们。”

“得远叔看见我们怎么办？”

赵彩云瞄一眼章玉德，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又没做坏事，看见也不怕。”

“对对对。”章玉德赶紧附和。

“我们也唱支山歌吧。”赵彩云提议。

“好呐，”章玉德点点头问：“唱什么歌？”

赵彩云指指头顶上的苦楝树说：“就唱它。”

章玉德附和说：“行。”

于是，他们也大声唱起了山歌：

哥栽苦楝高山尖，
妹在屋前栽苦楝。
同时栽来同时长，
风里雨里苦相恋。

歌声悦耳动听，如美酒，醉了蓝天，醉了青山……

几天后，章玉德满怀希望地走进村支书赵德贵家，请求赵德贵到赵彩云家帮他提媒。

赵德贵年近 50，是个退伍的残疾军人，左手残缺，空落落的。他十分豪爽地答应了。

赵德贵到赵彩云家帮章玉德提亲。

赵彩云的父亲对赵德贵说：“赵支书，章玉德这孩子的好小伙子，我喜欢。但现在他们还都还小，等等再说。”

赵彩云父亲的回答，留有很大的余地，没有完全拒绝，也给了章玉德很大的希望。

但是一个月后，事情却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互吐心声后，章玉德和赵彩云每天偷偷约会。今天，却不见赵彩云的踪影。章玉德心空落落的，吃饭不香，干什么都没有精神，到了傍晚，他实在熬不住了，于是走进了赵彩云的家。

赵彩云泪水涟涟地躺倒床上，那张脸失去了往昔的美丽，双眼肿得像核桃。

“彩云，你怎么啦？”章玉德十分惊异地问。

“玉德哥……”赵彩云猛然坐起，一头扎入章玉德的怀里，放声痛哭。

“彩云，你怎么哭了……”章玉德惊异地问。

赵彩云的父亲走了进来，拍拍章玉德的肩头说：“来，大伯有话跟你说。”

“玉德哥……”赵彩云喊一声，紧紧抓住章玉德的双手，害怕一松手，他就再也回不到自己的身边了。

章玉德惊疑地看看赵大伯，又看看赵彩云。

“走吧，走吧……”赵大伯拉开赵彩云的手催促着。

章玉德跟着赵大伯往外走。

来到屋外，赵大伯愧疚地对章玉德说：“玉德侄，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你还是赵彩云的救命恩人。玉德侄，我知道你喜欢彩云，彩云也喜欢你。可你

知道我家大牛……唉——我只好拿彩云替她哥哥对‘扁担亲’了。玉德侄，我对不住你啊！”

这犹如晴天霹雳，章玉德呆了，半晌方才醒过神，抱着几分希望问：“彩云同意了？”

赵大伯右手猛然敞开胸前的衣服，赫然露出胸脯上一条三四寸长的伤口：“她能不答应？”

章玉德的脑袋顿时“嗡嗡”作响，双脚发软，几欲跌倒。

赵大伯赶紧扶住章玉德，歉意地说，“玉德侄，大伯对不起你了！”

章玉德挣脱赵大伯的双手，像一头发疯的牛，向鸡鸣山狂奔。

赵大伯望着章玉德跑远的背影，十分内疚又十分无奈地垂下头。

章玉德跑到鸡鸣山腰，扑到清水塘畔一株苦楝树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泪如泉涌。

“苦楝树！苦楝树！我的命怎么比苦郎的命还苦？彩云啊，这树下，你亲口说，你是莲妹，我是苦郎，我俩生生死死恋在一起。如今呢！？如今呢！？……”章玉德捶打着楝树，撕心裂肺地哭喊。

天色渐暗，风一阵比一阵紧。

章玉德紧紧地抱着楝树，抱着往昔那份温馨的回忆，抱着今天这份伤心流泪，任苦楝树的落花落满他的头顶，钻入他的脖子里。

“玉德哥……”赵彩云踉踉跄跄寻来了，扑倒章玉德怀里，放声大哭。

“你走！你来干什么！？我不愿见到你！你走……”章玉德推开赵彩云，大声吼道。

“为了我哥，为了生我养我的爸妈，我不得不答应啊……玉德哥，我负了你，你打我吧！你骂我吧！玉德哥……”赵彩云双膝跪下，语音哀哀地哭说。

“你……”章玉德声音颤抖了，他什么也说不出，只是伏倒楝树上，双手狠狠地捶打苦楝树的树干。

“玉德哥，我爱你！我永远爱你！玉德哥……”赵彩云爬到章玉德身旁，紧紧地搂住章玉德的双脚，“玉德哥，我爱你，我也爱我的爸爸妈妈和我的哥哥，玉德哥，我不能亲眼看到爸爸妈妈死在我的面前啊……”

赵彩云家只有兄妹两人。哥哥赵大牛二十岁那年与一个十四岁的名叫梅英的女孩订了婚。五年后，梅英长大了，她嫌赵章苦，死活闹着与赵大牛退婚。赵章是个苦地方，讨媳妇本来就难，被退过婚的大龄男青年，讨老婆就更难了。赵大牛已经二十五岁，再不能拖，不然要打一世单身的。赵彩云的爸爸妈妈四处寻人做媒，张罗儿子的亲事。几个月过去了，姑娘相了几十个，但“有心栽花花不开”，一个也没成。赵彩云父母只好动最后一着棋——换亲。

昨天夜晚，赵彩云全家拢坐煤油灯下，气氛凝重。

五十多岁的赵大伯坐在一条长凳上，一口接一口吸着手卷旱烟。赵大妈坐矮凳上，牙痛似的苦着脸捧着两腮，眼睛里闪烁着悲哀。自从失恋以来，一直一副失魂落魄模样的赵大牛深深地低着头，泥塑般呆坐着。赵彩云闪动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瞅瞅妈妈，看看爸爸，又瞧瞧哥哥，不明白今晚爸爸妈妈要全家人坐一块儿做什么。

“咳咳咳……”赵大伯被烟呛了，咳嗽得贼凶，脸涨成红紫，脖子上的筋一根根暴起，眼泪不自然地往外流。待咳嗽平息，赵大伯喘喘气，抹去泪水，抬头看看一双儿女，旋即又勾下头。此刻，他的心矛盾极了，不知要说的话儿怎么个开头。沉默了好一阵，他抬头环视四壁，目光定定地停在神龛上。为了祭祀祖宗，这地方人家的堂屋大都用砖砌了或用木料做了一个长方形的神龛。

“世代荣昌！世代荣昌！……”神龛上这几个字炫目刺眼，深深灼痛赵大伯的心。他扔掉手中的烟蒂开口了：“大牛、彩云，你们知道妈妈体弱多病，只生下你们兄妹。大牛是我们家唯一传宗接代的苗苗，今年二十五岁了，眼下亲事无成，再不想办法解决，可要打一辈子单身。我们家就要绝代。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爸爸，别说了，怪我无能！”赵大牛眼睛红红地哭说。

看着哥哥伤心，赵彩云的眼泪唰地流了出来。

“我的命好苦啊……”赵大妈哀哀地哭，哭声犹如利刃割割赵彩云的心尖。

赵大伯的双眼也润湿了。

此刻，全家都沉浸在这无边的痛苦里。

好一会儿，赵大伯揩干眼泪说：“但我们还有一条路可走。”

赵彩云和赵大牛抬起泪眼，满怀希望地看着父亲。

“五奶奶做媒，我们和郑家院子的郑阳春家换亲，他的女儿郑晓蓉嫁给赵大牛，赵彩云嫁给他的儿子郑和顺。”

这犹如五雷轰顶，赵彩云呆了。

“我不干！我宁愿打单身，也不用妹妹对‘扁担亲’！”赵大牛吼完，扭身往外走。

“站住！”赵大伯大吼一声，拽回跑到门外的赵大牛。

“我不干！我不干！”赵大牛大吼着反对。

“妈呀——”赵彩云这时醒过神，一头栽到妈妈怀里，放声大哭，“我不对‘扁担亲’！我不对‘扁担亲’……”